

·凡尘一瞥

这天古大夫好像与以往没什么不同，依然是雍容儒雅、和蔼可亲。早晨八时，像往常一样，古大夫说，走，我们去查房吧。

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他又说，今天请大家都把听诊器留下。我们两男三女五名实习生相互看了一眼，心里虽有疑惑，但谁也没作声，就把各自的听诊器放在了桌子上，跟着古大夫走出办公室。

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呢？我感到心跳有点加快。

不只是在这家医院，就是在全省，古大夫也是数一数二的心脏外科专家，首屈一指的权威。能在古大夫手下实习，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的，也是我们的福分。

查房时，根据不同的病人，询问病史、查看病情，向护士了解病人用药或用针后的变化……古大夫絮絮低语，没有半点马虎。5号病房2号床位是一位上了岁数的女患者，古大夫轻轻地对我们说，这位病人患有二尖瓣狭窄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，你们可以听听她心脏跳动的声音，与正常

的心跳有什么不同。

这样说着，古大夫从白大褂的口袋里取出了一副听诊器，交给男实习生甲，甲戴上听诊器，把听诊头放在病人胸部，听了一会，毫不犹豫地说了，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声音好像……说着，甲好像感觉听诊器烫手似的，将它交给了男实习生乙。乙戴上听诊器听了一会，也肯定地说，我也听到了，杂音好大啊！乙的面部表情明显有点夸张，他说着把听诊器交给了女实习生丙。女实习生丙听了一会，迟疑地说，我也听到了，是有杂音，而且不小。然后听诊器就传到了女实习生丁手里，丁听了会，马上说，听到了，我听到了……很快，这个“烫手”的听诊器就交到了我手里。

古大夫面无表情。气氛好像不对，四位同学一个个把脸绷得像刚了一层浆糊，像是紧张，又像在掩饰什么。掩饰什么呢？

我接过听诊器，把听诊头放在病人胸部，奇怪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我把听诊头在病人胸部移动了一下，让它准确无误地贴在心脏位置，可还是听不见声音。我又把听诊器的耳塞往耳朵里按了

按，但耳朵里仍然是一个无声的世界。我无奈地摘下听诊器，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，我知道自己肯定脸红了。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古大夫，急忙低下了头，我说，老师，听不到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

我瞟了一眼身边的四位同学，他们正紧张不安地看着我，我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，也紧张不安起来。古大夫却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像是安慰我，说没关系，真的没有听到声音？你再仔细听听。我把耳塞重新塞进耳朵，按着听诊头的手轻轻用力，屏住呼吸，仔细听，一秒，两秒，三秒……时间却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，我依然什么也没听到。我摘下听诊器，十分不好意思地说，老师，还是听不到。说完，我觉得自己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僵硬地站在那里，像一具木乃伊。

四位同学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空气像是凝固了。

好在这时候古大夫及时招呼我们离开了这间病房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尴尬下去。15分钟后，我们回到古大夫的办公室。

当着我们的面，古大夫旋开听诊头上的螺丝，拿掉上盖，用镊子从听诊头里捏出一小团紧实的棉花。在那一刻，我们像全被点了穴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愣在当场。

古大夫说，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，合格的只有一个人。古大夫说着用慈爱和鼓励的目光看了我一眼。我的脸腾地一下子像着了火，把头低下又急忙抬了起来，不由自主地把胸脯也挺了挺。刚才对自己的质疑、在古大夫和同学面前的羞愧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。

“从明天起，你们就要自己做大夫了，救死扶伤，人命关天，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这是一名医生应有的精神，也是科学的精神，更是对病人负责的精神！医者仁心，半点也马虎不得呀。”

古大夫以从未有过的严肃态度，说了这样一番话。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都深深地低下了头。我也把头低了下去。我知道，我们今天向老师低头，是为了明天不向病魔低头。



晒面线

陈致和 摄

·五彩地絮语·品味分秒时间

杨龙美

时间就是风，它总在不紧不慢地吹。它吹灭一盏灯，只留残余的火星，在空中悠然飘飞；它吹弯一棵树，一直弯进尘土里，悄无声息；它吹乱一个人思想的根基，吹掉一个人心头的疑虑。它吹亮一方昏暗的天，吹出一片青翠的绿茵。它吹醒一颗迷惘的心，一抬眼，撞见，前方暗色的路口，正渐次闪过萤火的光粒。

时间就是沙，是一粒被海水滋润的沙，它需要在自己微细的体内孕育活泼的生物，它需要把这生物培育成一道风景，在无垠的海岸边，这道风景是一抹红霞，一道光柱，一串脚印，一湾涟漪，是大浪淘尽后留下的一方荒漠的印记。

时间就是雨，在屋檐下，雨滴成线，像是一种低沉又舒缓的诉说，诉说某种缺憾，某段忧伤，某次沉落。在伞下，雨滴成吟，轻缓或激昂，都从心底慢慢滑过，久久萦怀。在水面，雨滴成影，汇合、沉浸、消散，无从显现，无从圈定，有即无，无即有，恍如一只遮天的手，翻覆之间，已是变样，又似乎全无二样。

时间就是空，沉重的空，轻灵的空；清醒的空，模糊的空；厚实的空，虚浮的空；无限扩张的空，渐渐缩小的空。它空在光阴的锁孔里，空在思想的云雾区，空在旅程的断桥处，空在晨曦暮落的光影处。颠覆、倾倒、抽离、割舍，空依然是空，而交错与辩白间，空又生产出口。

时间就是满，实体的满，虚幻的满；喜悦的满，忧伤的满；开花的满，结果的满；行走的满，静止的满。满在眼前，如此丰盛；满在心底，全面铺展；满在话语间，闪着幸福的火光。满在擦肩时，弹奏激昂的乐音；满在追忆的片段，一汪清湖，荡漾着碧波；满在回首的瞬间，双眸深处，重摄彼此率念时，摩擦而成的细碎灼热的点。

时间就是消亡。一座城沉海，繁华殆尽；一脉山塌陷，水雾弥漫；一个人孤单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消失于时间的背面；一段故事渐渐消散，仿佛被遗漏的远古传说。废墟、荒漠、破船、流沙，搁浅的念想，模糊的幻象，一秒钟生，一秒钟死，仿佛击打有声，仿佛空寥寂静。仿佛你，仿佛我，仿佛万事万物，仿佛无事无物。

时间就是此刻，此刻的宁静与热闹，此刻的轻吟与绝唱，此刻的风生与水起，此刻的飞短与流长。而此刻，又制造出新一轮的虚无与永恒。

当然，在此刻，还有美如一道彩虹的光影，正从我的心底深处，划着美丽的弧线，缓缓升腾出来。我似乎听到有谁正用轻柔婉转的语调，在我的耳边，说出了一句属于时间完美内涵的，让人久久玩味的箴言。

·凡人心迹·相爱有度，历久弥新

汪 亭

朋友与相恋六年的女友分手了，一时间无法适应。他一度以为爱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。因为亲情就是爱情在岁月里的升华，从素不相识到相依为命。

现在他失恋了，又发觉爱情是最脆弱的情感，没有亲情的血缘，也没有友情的相知，完全萌发于心灵的悸动。之所以发出这般极端的感慨，可能因为他爱得太过用力，爱之深恨之切吧！

我们对爱情比对任何情感都要苛刻。爱情的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。我们可以原谅朋友的背叛、亲人的冷漠，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恋人的谎言。

年轻时认为，爱得太浅不痛不痒，索然无味，只有酣畅淋漓地深爱，才够兴奋痛快。殊不知，每个人的心都有棱角。如果彼此爱得太深，心与心挤在一起，必然会被对方的棱角刺伤。

即便这样，青春的爱情仍旧太过用力。刚相恋时，各怀心事，将相思潜藏心底，不愿言表。一旦见了面相偎一起，所有的不快瞬间化为一股暖意，在两颊间流淌。热恋又一番情形，很不得你成了我，我变作了你，把对方的心放到自己的心里，一同感受彼此的喜怒哀乐。这样的爱，历经岁月，必将使自己的灵魂逐渐干瘪。离开他（她）的那刻，心灵会被空虚萦绕包围。

一场深爱后，像登了一趟高山，走了一段长路。纵然提出分手的是自己，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向亲友们大倒苦水，说付出那么多，却落得伤心难过。

因为爱情，人生之路花开满径；因为爱情，凡尘男痴女怨。敢爱的人义无反顾，付出十分，这是爱的勇气。会爱的人审时度势，相爱有度，这是爱的智慧。勇气只是爱情的作料，智慧才是婚姻的主餐。

生活中，我们需要追求爱情的勇气，更需要相爱有度的智慧。不仅爱情，亲情友情亦如此，一定得为自己和对方留点余地，做到相爱有度，这样我们的情感才能历久弥新。

推开新搬的房子窗户，我与一棵树不期而遇。

这棵树与我老家屋前的一棵树长得近乎相似，同样具有枝繁叶茂的树冠，纵横横阖的树杈，遒劲有力的树干。树静横卧望着我，大概因为刚经过一场雨的洗刷，她显得憔悴和伤感。我在想，难道老家的那棵树千里跋涉，跑到我所在的城里寻我来了，因终于见到了我喜极而泣吗？

幼年，老家屋前蹦出了一棵小树苗。树苗没我高，树尖呈嫩黄色。那种柔弱的黄像我家老母鸡刚孵出的小鸡仔。母亲像照顾小鸡仔一样给她浇水，对她絮絮叨叨地说话。母亲说，树是我的妹妹，她将陪我一起长大。我相信了母亲的话，并在我入学的当天问母亲，这棵树不上学吗？母亲指指天，又指指地，她说，宽广的天地就是小树的课堂。

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，仰望树梢的我才意会了母亲的话。那富有想象的天空俨然就是小树的数学老师。清晨，又多了几只鸟从屋前的林子飞到屋后的林子，鸟妈妈又得勤快和操劳些。阴天，有多少朵白云躲在乌云的身后，哦，希望雨水正当时，不要太多，也

·生活感悟

余 慧

遇见乡野的春天。

乡野的春风大大咧咧，一点不温柔，从不拐弯抹角，总是直来直去，一股脑儿扑在脸上，有时是“暖风熏得游人醉”，有时是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但春风毕竟是春风。春风吹响了集结号，一呼百应，万物生发。

乡野的花儿开得没心没肺，大开大合。不讲究优雅，不讲究婉约。到了季节就要开花，不推不让，我在故我开。三月中，油菜花竟然已经大半人高了，秆子又直又高，像长腿大脚成天傻乐的大姐儿。油菜说到到底是菜，是经济作物，是用来吃的，不是观赏的。油菜花偏不，有花就要开，开得泼泼洒洒，肆意张扬，灿黄闪亮，太阳为它镀金描银，蓝天为它做画板，油菜花也有高光时刻。

蚕豆花睁大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四下张望着，像是发现了土地里的秘密。躲在蚕豆叶子底下，形似小漏斗，那竖起的小耳朵，又偷听到了什么？春天的故事、农人的心事？它不会透露，它要保守春的秘密。

豌豆花像偷拿了妈妈口红的小可爱，也学妈妈化妆，手法笨拙，把小嘴抹得娇艳欲滴的，慌忙中，不小心面颊上也晕染了浅浅的红色，又或许是被发现羞红了脸呢。没关系，尽情美吧，春天本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

桃花是乡间最常见的花，不是菜也不是草，是真正的花，是村里的当家花旦。桃花是属于乡野的，似乎不登大雅之堂，她有的是健康原生态的美，乡间的风不要太自在，任凭她开得桃红柳绿、轰轰烈烈。

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又是一个春天，麦子越过冬的严寒，钻出松软的泥土，挺着绿油油的身姿，在春风里站直了，静候春雨的光顾。麦苗绿滴滴的，矮小粗壮，想必泥土之下正暗暗用力，只待几场春雨浇灌，唤醒地下的神秘力量。

一陇陇麦田碧绿间，有一株与众不同，露出了尖尖的芒，可麦子抽穗没这么早啊？莫不是个外来入侵者？果然，用识花 APP 扫一扫它现了原形，原来是棵如假包换的芦苇。在乡下，一棵草也有它的春天。

春天在野，在田垄、在阡陌、在河渠、在外婆的村庄。我们每走一步，都是走在无边春色里。

·心香一瓣·邂逅一棵树

鲁 乔

·世间万象·家里家外

孙志昌

早上，他手拿刮胡刀，对着镜子，嘴里哼着小曲，来回回地刮着胡子。只听外面一声不耐烦地喊，还不快点，像大姑娘似地，穷折腾什么啊。

就这一声，让他瞬间没有了兴致，随手扔下刮胡刀，把脸用手一抹，走出了卫生间。

他走到客厅，她还在收拾卫生。

他对她说，哎，先别收拾了，给我找件衣服，我要去上班了。

昨天穿的那一身就行，才穿了两天，我可没那闲工夫给你洗这么勤，就穿那件吧。听她说话的口气不容更改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，压住火，口气才有所低缓，说，我今天不是第一天上任吗？她一听，笑了，慢悠悠地说，不就是个科长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，值得这么用心打扮吗？

他虽然火气已经很大，还是语气平缓地说，我怎么也要有一个新形象啊。

她还是忙着自己的活，说了一句，想有新形象，自己去找。

一直以来，每天上班前，老婆会给他准备好，他一点也不用操心，他哪里知道要穿什么啊。他想了，没办法，最后，他只得穿上昨天穿的西服，从鞋柜里拿出黑色皮鞋，鞋面上有点土，便说，老婆给我找块布，我擦一下。她还是忙自己的，根本没去听他的话，好似是耳旁风。或者是她感觉他肯定不存在。他只得从兜里掏出一块卫生纸，简单地擦了一下，还双脚并到一起，低头仔细端详了一下。

就这样，一开始的好心情，就让她 的慢待一点 一点点地蚕食了，到了出门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已降到了零点。

他打开房门，过去总是会说一声我走了，才会出门。今天没说，他不想说

·人生百味·茶叶的密码

韩 勋

平时喝红茶，偶然也喝毛尖之类的绿茶。毛尖长在茶树的顶端，所以有人说毛尖是茶树的旗帜，是茶叶中的精华。毛尖清淡清香，不大合我的口味。

最近收拾房子，发现一个装茶叶的袋子，拍拍脑袋才记起这是很久前一个晚辈送的。袋子里六个长方形铁盒子，每个盒子里 20 个很小的铝箔袋子，每袋大概有三四克。茶叶暗绿暗黄，牙签般粗细，长约一厘米，想来属于毛尖系列了。打开一包，用开水冲进玻璃茶壶里，味道还是绿茶的味道。这个玻璃茶壶很小，相当于一个大杯子。我的喝法是每天只泡一壶，倒进茶杯里稀释，一杯一杯，喝到下午已经很淡了。

第二天再泡，不经意间发现一个诡异现象，赶紧小心翼翼把茶壶转移到书桌上。又在茶壶背后衬一张白纸，这下就看得更清楚了：100 来根茶叶一分为二，一半儿浮在水面，一半儿落入壶底；壶底茶叶一根根站得笔直，水面茶叶则把身子倒立起来，头朝下悬挂在水面上。茶壶只有五厘米高，站在壶底者和挂在水面者之间，大概有两厘米的空间。只见双方阵容齐整像仪仗队一般，遥相呼应却又冷眼对峙……

第三天泡茶多了个心眼，用手机拍下每一个变化——开水冲下去，茶叶上下雀跃，犹如翻江倒海一般。瞬间静止，上下两个仪仗队已经排列停当，仍然是每队数量大致相等。此后二十多分钟里，我眼睛不敢离开茶壶，却意外发现天上仪仗队中有两片茶叶开了小差，慢慢悠悠降落到地下阵营里。须臾，更不可思议的场面开演，两三分钟里，下面三片茶叶缓缓上升，最终加入天上阵营。

二十分钟后，茶壶里的世界归于平静，上面的茶叶全部下沉，下面的茶叶全部躺倒，茶水的颜色更深了。二十分钟里我几次笑出声，都是受到蛊惑的苦笑，心里涌出好几个不明白。茶叶从山

了，关好屋门。

他边下楼边想，今天她这是怎么了？昨晚还很高兴呢，怎么到了早上就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真让人捉摸不透，难道女人都这样。

他走在小区的路上，迎面碰到小区的人，微笑着打招呼。

刚走到小区门口，碰到单位同事小李，和他在一个小区，一见面，小李说，科长，去上班啊。

他听后，瞬间心情好了许多，才想起自己是科长了，今天是第一天上任。刚才在家，让老婆给弄的，愣是把科长的头衔忘掉了。

在路上，他又碰到了小薇，一个办公室的，一见面，小薇甜甜地叫一声，科长好。他听后，感觉很受用。不过，嘴里还是说，什么科长不科长，还和过去一样。

虽然他这么说，但他知道，是无法回去了，那是肯定不一样了。

他走到单位门口。

门卫说，科长，来了。他摆了摆手，笑着说，来了。

他一扭头看到了一同进单位的老王，还没等他说话，老王说，科长，来了。他笑着说，你还这样叫我，咱俩不论这个的。

刚说完这句话，只听旁边有人说，科长就是科长，该怎么叫就怎么叫。

他一看，原来是局长。

两人忙说，局长好。

局长没说什么，只是朝他们摆摆手，自个先走了。

他和老王说笑着，一起走进了办公楼。

上摘下来，经受的加工工序都是一样的，为何开水一冲，一半儿漂在水面，一半儿落入水底？落入水底的茶叶，是不是加工时没有炒透？如是，总会有一袋茶叶碰巧全部是没有炒透的，总会全部落入水底。但是写这篇文章时，已经泡了二十多次了，全部漂浮和全部沉底都不曾出现过，但有三四次是水面阵营大于沉底阵营。

上面的茶叶质量更好，还是下面的味道老道？就算上下质量有别，最终两者却融为一体从壶嘴倒出，何必天天地下集合站队多此一举？有这么为自己做广告的吗？它们受谁的指挥，竟如此俯首帖耳，每天乖乖排成两个方阵？

一想到茶叶里有一个神秘的“谁”，心里吃惊，身上竟起了鸡皮疙瘩。随即又笑话自己过于胆小，世上万物变化多端，凡是人们猜不透的，不是都有几个字可以解说——生物密码。比如蜜蜂筑的巢，精美绝伦，一格一格的长度、深度、形状，无不掐尺等寸，一毫米都不差。如此这般的蜂巢里总得有设计师和施工监理的两个包间吧。人们找不到它们的身影，便以“密码”了之。比如向日葵的籽粒排列，比如候鸟的准时迁徙，都是谁谁的统一号令和安排？

查了资料终于找到了谜底，原来茶叶沉浮和自身密度有关。密度大于水会下沉，反之就上浮。茶叶站立水中 和种类有关，以芽类茶品为主，比如雀舌、竹叶青、汉中仙毫、紫阳毛尖、信阳毛尖……因为含芽率高，更为干燥且吸水性不强，所以当被水浸泡后就会出现站立的姿态。可见，万物万码。蜜蜂、茶叶，甚至包括人体在内，密码各显神通，背后自有谜底。

不在乎密码的人，密码我行我素，与你相安无事。对密码感兴趣的人，密码给你带来的趣味儿和惊喜，随时随地受用不完。

黄却又和我相熟的叶子在心里说拜拜。

离家最初的那几年，我常回家坐在那棵树下发呆。我把自己的心情交付给了这棵树。我冲她发脾气，我给她傻笑，我还拿指甲抠过她的皮肤，用拳头碰过她的身体……树依然那样和蔼地看着我，她任我打、任我骂、任我痴、任我狂。作为一棵视我为知己的树，她怎能不懂我呢？她说，跟我一样，做一棵树，何妨吟啸且前行。

父亲刚去世的两年中，患有腿疾的母亲常给我打电话。她常这样说，多亏了那棵树，要不那天下雨，我就在家门口滑倒了；多亏了那棵树，夏天的时候我可以端个凳子坐在树下等你回来；多亏了那棵树，让我总觉得你爸爸还在树下喝茶、看书……

后来，母亲搬来我这里住。我们常在一起回忆故乡、故人、故事，但我们再也没聊那棵树。可以肯定的是，那棵树依然对我们念念不忘，她依旧在我家门前等我、等母亲、等那些离家出走的人。她是个名副其实的亲情树，可惜我们都是负心汉。

又下雨了，外面的春风又至。喂，树，你还好吗？